

粵海舊聞錄

(二十一)

祝秀俠

羅文幹勸張作霖退兵

曾任外交總長、司法總長及財政總長之羅文幹(鈞任)對於外交上有其卓越貢獻，固國人所共稔；不知其對於國內統一之促成，亦曾秉愛國大義，與有致力。緣民十五年，革命軍北伐，勢如破竹，先後底定珠江長江流域，奠都南京，揮師北指。已由徐州進逼魯豫，時張作霖在關內以大元帥執政，羅文幹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，力諫張作霖退兵關外，以免鷸蚌之爭，予日本軍閥可乘之機。張氏納其言，即通電撤兵。革命軍遂得渡河北進，和平抵達北平，促成全國統一，其間接之功，殊不可沒！

文幹粵之番禺人，為富家子。其父本安南僑商，經營草蓆生意。文幹自小在安南習法文，又從一老翰林習國學，故中西文均具根基。早年赴英，入牛津大學讀法律。獲法學碩士。再入專門造就律師之研究院深研律務。宣統末年返國。應留學生特科考試，列名法科進士。辛亥革命成功，羅氏回粵，時胡展堂任都督，派羅任司法司司長。

。南北統一後，羅北上任總檢查官。民五年，袁世凱帝制自為，羅以檢察官職責，檢舉其背叛共和，雖遭騎密佈，而毫不畏怯，仍然提出彈劾。

護國之役，共和再造，黎元洪聘為法制編纂局副總裁，對於我國法典整理工作用力至多，草擬刑法稿件多種。翌年，奉派出國考察歐洲司法，回國後一面編纂法制，一面在北京大學任教。民十年，華盛頓會議開幕，羅氏任中國代表團顧問隨行，貢獻至多，尤其對山東問題，力主張硬。十一年膺司法總長任。王寵惠組閣，改任財政總長。迨奧國借款案起，眾議會議長吳景濂，誣其私受賄賂，一度被拘，至翌年經過法庭調查，宣判無罪。

民十五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時，羅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，張作霖退兵關外，旋在皇姑屯為日人炸斃，張被炸後，日人特務土肥原訪張學良，學良故意表示鎮靜，不露聲色。土肥原去後，即化裝士兵雜在兵車混出關外。而羅文幹却假裝學良，坐專車回瀋陽，一切佈置妥當，始宣佈張作霖死訊，因此日人未能藉機生事。

在遼寧數年，担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顧問。至二十一年，國民政府又任命其為司法行政部長。一二八滬戰爆發，外交緊張，羅氏又兼任外交部長。對日敵折衝，國際周旋，頗費心力。二十八年，奉命宣撫新疆。離新取道蘇聯返國。抗戰軍興，出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及國民參政員，其間並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「中國法制史」。民國三十年十月，在廣東樂昌染患惡性瘧疾，以醫藥缺乏，不治逝世，享年尚未踰六十也。

曲江張九齡祠墓

曲江張九齡，字子壽。在唐官尚書右丞相中書令，封始興伯。其祠墓在曲江縣靖村對河之武陵源，今名「敬頭村」之麓。該地環山清翠，羣峯擁簇，風景至為幽勝。九齡遺骸窆葬於此，其弟殿中丞九皋，太常卿九章亦附葬墓地，抗戰前筆者曾因事赴曲江，一謁其墓祠，九齡遺裔家族而居敬頭村者尚有百數十家。祠門懸一楹聯，文曰：「曲江山水聞來久，丞相祠堂何處尋。」上聯集韓詩，下聯集杜句，典雅貼切，不記

何人手筆耳。

吳鐵城說服張學良

張學良東北易幟，吳鐵城說服之功不可沒。亦吳氏此後受知中樞，飛黃騰達之始。緣中原之戰，東北擁兵數十萬，舉足輕重，因此雙方爭取，各路信使集於瀋陽。計閻錫山代表有賈景德、傅作義。馮玉祥代表有薛篤弼、門致中。兩廣代表劉震寰。中央代表則為吳鐵城與蕭同茲。吳奉派時，曾感踟躕。一以說服工作，非易為力，而運用手腕達到任務，必須不吝金錢花費。經商諸宋子文，得其允予經費上之支援，吳氏為表清白，並請准以中央黨部秘書蕭同茲偕行。高拜石在「古春風樓瑣記」紀及此事：「聞吳攜現款二百萬到奉天，帥府上下，都鋪下賄貼，學良好賭，尤喜牌九，吳遂投其所好，每晚與少帥及其親信推牌九，故意認輸，恭維少帥手氣好」云云，以當時各方代表人才論，餘子碌碌，當然鐵老獨擅勝場。而又有充裕財力揮霍，以視賈薛輩僅各攜旅費數千元，無怪吳氏得心應手而他人則莫展一籌矣。鐵老閑居台北時，筆者以舊屬關係，常親訓誨，曾有一次探及此事真相，鐵老笑而不言，僅謂筆記所述，過大其詞。筆者偶亦曾詢及楊氏夫人，（鐵老赴瀋，楊氏隨行）楊謂在張邸晚間確常作方城牌九之戲，蓋學良日過午方起床，酬應談話，多比晝作夜。一夜，學良賭方酣，勝籌疊疊前席如小丘，忽顧楊氏曰：

「我今夕手風大佳，但勝的仍是鐵城，他是勝定了。」語意頗有暗示。不數日即發出和平通

電表明擁護中央立場矣。

元代粵籍兩大詩家

元代粵籍兩大詩家，為羅蒙正與蒲里翰。羅氏字希呂，其先為廬陵人。隨其叔遊學新寧（今台山）因家焉。聰穎博學，從羅斗明學詩，盡得其法。曾任高州學政，南恩州教授。元時羣盜蜂起，吳元良據有一方，素慕蒙正文名，欲用為賓僚，蒙正不從。陳協之「嶺南人詩絕句」論蒙正詩云：「不慕唐賢升華冕。不為宋哲近枯禪。簡編燈火青衿伴。晚季元音別有天」。蒲里翰南海人。嘉定進士，官至雲南廉訪司僉事，祀澤陽名宦，其先世本為西域人。宋末其祖流寓粵東。里翰字文淵，羅香林教授嘗訪得文淵墓在廣州大北門外三元里口，碑石完整，「元詩選」載有蒲游嵩嶽詩。亦見「淵鑑類函」。

國父遊普陀山誌奇

民國五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視察象山軍港，便道赴普陀山一遊，隨行者有胡展堂、鄧家彥、周佩箴、朱卓文、陳去病等。旅遊途中有文記奇觀云：「抵普陀山時，已日落接近黃昏，相率登岸，由僧眾引至普濟寺小憩，即由寺主了餘喚筇輿出行，一路靈岩怪石，疏林平沙，若絡繹迤邐於道者，行迴升降久之，已登臨佛頂山天燈臺，憑高遠眺，獨遲遲徘徊，旋赴慧濟寺，儼一遙囑，忽現奇觀。但見寺前恍矗立一偉麗牌樓，仙葩組錦，寶幡迎風，而奇僧數十人，如來迎客。殊訝其儀觀之盛，備舉之捷。轉行轉近，益見其中有一大圓

輪，盤旋極速，莫識其成以何質？運以何力？方感想間，忽杳然無迹，則已過其處矣。既入慧濟寺，亟詢之同遊諸人，均無所見，遂託以為奇，余腦藏中，素無神異思想，竟不知是何靈境。當環眺佛頂台時，俯仰間大有宇宙在手之概，而空碧濤白，螺數點，覺生平所經，無似此清勝者，耳接潮音，心涵海印，身境澄然如影，亦既形化而意銷，此神明之所以內通已。下佛頂山，經法雨寺，鐘鼓聲中，急向梵音洞而馳，暮色沉沉，乃歸至普濟寺晚餐，寺僧精宣佛理，與之談，令人悠然意遠矣。民國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孫文誌印」

上記係 國父當時將所見勝景，命陳佩忍記之者。當日從游之周佩箴曾於三十餘年後有跋題此文後，謂：「國父舉以相告之語，余固未見，即胡鄧諸公，亦無所親。國父不作妄語，又奉基督教甚虔，不言神異，故可信也。至於國父何以獨見，餘均無睹，則以未閑內典，殊難妄測。頃无我先生出示此記，忽忽已卅餘載，余亦垂垂老矣，追念舊事，感憤曷已！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吳興周佩箴跋墨印」

頃讀朱鏡宙老居士所撰「思過齋叢話」，內亦紀及此事，朱任廣東中山大學教授多年，晚年耽禪，精研佛典，云：「如依佛法解釋，仍不外宿業兩字，普陀奇景，當係 國父累世所造善業，遇緣得感所致，餘人無此善業，故亦無此感應。可能 國父前世，或係靈山會上，親聞遺教之一大權菩薩，今世乘願重來，以救中國者。故能奮起田間，手無寸鐵，而能推翻數千年專制之局，此豈偶然之事。」

按岑學呂所編虛雲和尚年譜中亦有此事紀載。

廣東狀元莫宣卿

屈翁山廣東新語云：「吾廣于輿圖極南，漢晉以來，扶輿清淑之化始毓而生人才，其卓然首魁天下者，在唐則莫公宣卿。在宋有張公鎮孫，在明有倫公文敘，林公大欽。」張鎮孫，南海人，宋咸淳七年狀元，宋史無傳。倫亦南海人。明弘治十二年狀元。林大欽爲潮州人。明嘉靖十一年狀元。至清代則狀元共有三人：莊有恭、梁耀樞、林召棠。各人事蹟俱可考見，惟莫宣卿事跡生卒年月日不見史傳，其大魁之事，依唐朝例，是否應制考試亦不甚悉。蓋我國極南省份，接受中原文化較遲，唐宋時尚爲蠻荒謫宦之地，故於莫狀元事蹟，語焉不詳。按唐代狀元又名狀頭，其顯要亦不及宋明清三代。近食貨月刊復刊第七卷五期，有林天蔚先生「嶺南狀元莫宣卿考」一文，考證莫氏生平事蹟頗詳，誠廣東文獻之珍貴史料。爰略摘錄之。

莫宣卿字仲節，封川縣人，或謂開建縣。封川開建，在唐均爲封州地。生於唐憲宗元和初年，早失怙，家貧，母梁氏改適開建人，其繼父亦莫姓。有二子，均長於宣卿，年幼時隨兩兄習讀，性聰穎，聞言卽悟。七歲手不釋卷，有神童之譽。一日與羣兒戲於沙中，題詩云：「我本南山鳳。豈同凡鳥羣。」語意已自不凡。稍長，入郡庠，從梁明甫先生遊，其母督課甚嚴，詞章大有進境，築室於封川麒麟山下，奮志讀書。後爲有司薦于朝廷，大中五年，參加殿試，以狀頭登第。

。唐科舉，榜首稱狀頭，狀元及第之名宋代始有。入翰林院爲校書郎，以未經吏部試，不能授官職也。莫氏擅詞章，文藻典麗，詞賦操筆立成，斐然成章。在翰林約十有餘年，後以母老，乞官外補養親，外調授職台州別駕。台州在今浙江省，咸通八年（西元八六八）南下歸省迎母，卒於故里，享壽約六十歲。葬於封川文德鄉，其遺跡散見於開建封川兩縣，開建有狀元井，封川有狀元坊及莫狀元讀書堂。遺集稱莫孝肅詩集，全唐詩僅錄三首。（一）答問讀書居（百官乘月早朝聽殘漏）賦得水懷沫。其（二）詩云：「書屋倚麒麟。不同牛馬路。牀頭萬卷書。溪上五龍渡。井汲冽寒泉。桂花香玉露。茅簷無外物。祇見青雲護。」

咸通九年，封州刺史李邦昌上其事於朝，欽奉上勅爲唐正奏狀元賜諡孝肅，祀以廟食，表其里居曰文德。唐僖宗時封州刺史白鴻儒曾爲莫宣卿詩集作序文，略敘其生平事蹟，詩集爲其裔孫莫立之輯刊，今俱佚不存。

廣東女印人談月色

廣東一女印人名談月色者，以瘦金書體入印，頗著時譽。談氏順德人，身世淒其，少時於廣州月色庵出家爲尼，爲人作齋醮，每居正座。誦佛經極嫺熟。妙齡貌端麗，雖居空門，而名士輩鵠之者衆。會民初，市政當局破除迷信，一度取締尼姑庵，有蔡守見月色喜之，迎歸作妾，授以墨拓之法，使習繪事書法，談氏聰穎過人，工墨梅及瘦金書，一時名噪穗垣。

守不善生計，家常匱乏。月色遇有餘資時，

則往附近雜貨店賒借米油等物，旋即歸還，以此取信。蓋預爲家中匱乏斷炊時，可以賒借也。守殷殷，爲其四出籌措印遺稿，人以此稱之。晚年居寓白下，供職文史館，生活有托。暇常爲人刻印，多作瘦金書體。有人贈詩云：「韻事紅閨似仲姬，僑踪老向白門羈，瘦金字認談家印，比玉分書未足奇。」談原名郊，字溶溶，齋名「舊時月色樓」云。

戰畫室主人梁鼎銘

革命歷史畫專擅之吾粵畫家梁鼎銘，在近代中國畫壇上，爲革命藝術之開路先鋒，成一流派，有「戰畫室主」之稱。其著名之傑作有「惠州戰績圖」、「沙基血跡圖」。革命軍東征惠州之役，革命軍人前仆後繼，犧牲勇烈，梁氏爲求真實，曾親到惠州實地考察，費時兩載始成，圖高二十尺，寬七十尺，氣勢磅礴，爲梁氏成名之巨製。沙基血跡圖描述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，在畫中，刻骨銘心描繪中國青年愛國犧牲之精神，足以激勵人心。民十八年，蔣公派赴歐洲考察美術教育，回國後，蔣公問其願任何種工作，以願終生致力繪歷史畫對，雖屢在軍中政治部擔任藝術工作而卒未嘗一涉仕途。抗戰期間，隨政府沿路入川，目親日本軍閥蹂躪國人慘況，血淚湧沸，二十七年繪「血刃圖」。惜上述諸歷史巨構，後均毀於戰火，僅留影本。

違難來台，任政幹校藝術系主任，繪「拐子馬」圖，于右老爲題長句。由國立歷史博物館珍藏。其最後一幅未完成之作爲「大担島戰役」，其

時已體弱多病，當其至金門前線實地搜集資料，臥在海濱寫生時，共匪炮彈從其頭頂掠飛，毫不置意。當此一油畫正完成勾勒構圖，上油打底期間，已覺右手麻痺，頭昏目眩，不支暈厥，急送醫院，已回生乏術。此一代革命藝人溢逝，使人惋惜不已。

龍眼與蘇東坡大師

人皆知蘇東坡謫居嶺南讀賞荔枝佳果，「日啖荔枝三百顆」名句流傳千古。但東坡對吾粵另一佳果龍眼亦有佳評。合浦縣盛產龍眼，東坡謂其質味殊絕，可敵荔枝。且謂：「聞粵人高荔枝而下龍眼，吾為平之，荔枝如食蟪蛄大蟹，斫雪流膏，一噉可飽，龍眼如食彭越石蟹，嚼嚙久之，了無所得，然酒闌口爽壓飽之餘，則咀啄之味，石蟹有時勝蟪蛄也。」又詠龍眼詩云：「龍眼與荔枝，異出同父祖。端如柑與橘，未易相可否。異哉西海濱，琪樹羅元圃。纍纍似桃李，一一流膏乳。坐疑星隕空，又似珠還浦。圖經未嘗說，玉食遠莫數。獨有皺皮生，異色映珊瑚。蠻荒非汝辱，幸免妃子污。」

合浦古為廉州，地處南海東京灣之濱，廉州下游兩岸，龍眼樹林圍繁植百餘里。所產龍眼，皮薄，肉厚，核小，液甜，為他處所不及。按龍眼古名驪珠，俗稱桂圓。又以果肉與荔枝相似，而成熟在荔枝之後，故亦稱荔枝奴。

橘井飄香傳奇故事

化州橘紅為中藥中之名藥，用以止咳消痰，

往往有神效。橘紅之稱，乃將橘皮晒乾而成橘紅。化城蘇澤堂前橘樹最為馳名。關於橘紅治痰喘之疾顯神效，其傳說云：當年某府官患喘，每日咳嗽不已，服藥罔效。一日，其夫人使衙役購藥歸，適廚中無水，衙役乃以衙前橘樹下之金魚池水勻之以煎藥。時值暮春，橘花滿樹，落英紛紛，飄浮池水上。府官服藥後，痰喘為止，即詢衙役所服，是否前方，役答藥方為往日所常服者，惟煎藥之水為堂前橘樹下之金魚池水，以池水甚清而廚又缺水故。府官聞言，趨視堂前池水，覺橘花瓣瓣，盪漾生香，心知愈已疾者必此橘花，遂日囑衙役取橘皮淪湯飲之，其疾遂瘳。其後流傳附會，化州橘紅恍若仙丹。縣民廣事種植，竟成化州特產。此傳說故事載之縣志，清阮元曾有化州橘紅記之作，蓋阮文達曾督粵，紀所聞也。

國父見李鴻章之傳說

國父會上書李鴻章史實，無人置疑，惟曾否與李鴻章晤面談話，則有兩說：一謂其時李正負北洋重任，而中日因韓國問題緊張，必無暇接見此一素未謀面之青年。一謂中日交戰前，國父北上，冒險求見李鴻章於私邸，陳說大計，勸李革命，李以年老辭。前說見「國父年譜」（黨史會）及各家近代史。後說吳稚暉編之「中山先生年系」「別傳」有之。又鄒海濱黨史稿所說，祇言上書李鴻章而未及晤見事。此一問題，史家各執一詞，而國父未嘗在以後演講著述中提及此事。近鍾寅助學長在「國父全集校勘紀要」一文中云，得諸傳說，另有所聞云：「國父甲午正月，

由粵赴滬，經香港乘外國郵船。船上遇唐紹儀，以鄉親之故，交談甚歡。唐問北上目的，國父告以其故，並出示上李鴻章萬言書稿。唐稱贊之，但云中堂恐不易見，特為介紹一李姓香山人，（為李氏親信）囑為先容。國父到津，先晤香山李某，李鴻章雖忙，由於其親信李某之懇求，終允接見。國父依時早到總督衙門大客廳候見，許久李鴻章始從後室出來。坐定後，倚老賣老眼視天花板，大聲打官腔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國父以此老官僚傲慢無禮，何況萬言書早經呈上，豈有不知來人姓名之理，因大聲以廣東腔答覆「孫文」兩字。李鴻章哈哈大笑說：「年輕人還是先學好官話，再來求官吧。」便端茶送客」云云。鍾兄瘁力校勘「國父全集」用力至勤，於國父史蹟考證甚詳。雖述傳聞，亦備一說也。

國立廣東大學溯源

國立中山大學之前身為國立廣東大學，為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躬親擘劃，與黃埔軍校為文武兩校，藉以建立革命武力及培養革命幹部。民國十三年二月，國父令將國立高等師範學校、廣東公立法科大學、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等三校合併而成。國立高師，溯源於光緒三十年之兩廣速成師範館，三十一年改為兩廣師範學堂。三十二年粵督岑春煊，奏請改建廣東貢院為兩廣優級師範學堂，校址在市文明路。民元更名廣東高等師範學校，首任監督為黃錫幹（銓），繼任校長黃瑩。廣東公立法科大學，溯源於光緒三十一年，

粵督奏請改廣東課吏館爲廣東法政學堂。民元改爲廣東公立法政學校。校址在市天官里後街。歷任校長有陳融、區大原、葉夏聲、金章、黎慶恩等。十二年改爲法政大學，十三年，奉令歸併國立廣東大學爲法政科。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，溯源於宣統元年廣東農林試驗場之設立，翌年，附設農業講習所，民六改爲農業專門學校。校長由場長兼任。有黃遵庚、鄧植儀，十三年奉令歸併

國立廣東大學爲農科。

民十四年更歸併廣東公立醫科大學爲國立廣東大學醫科。於是國立廣東大學分設文、理、法、農、醫各科（學院）。

國父逝世後，十五年特將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爲國立中山大學，用示昭垂永久之紀念而蔚爲華南最具規模之最高學府。

陳辭修挽俞鴻鈞聯

新會俞鴻鈞氏以財經勛猷，位至樞府。操守清正，崇法務實，典型垂範後世。陳副總統辭修與其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功名勛業，伯仲之間，俞氏享年僅六十四，設延壽數年，名位尚不止此，辭公輓俞氏聯云：「生年同日許國同心晚節共艱難還丹心迴未運。律已以誠服人以德中興多績效定從青史紀殊勳。」情詞愜切，聞出詞人李漁叔手筆，佳構也。

編輯報告

△台北工專校長唐智先生致力工業職業教育數

十年，桃李滿天下，是當今最有成就的工業教育家。唐校長於本年六月率領考察團前往日本考察職業訓練，遍訪朝野人士。返國後特將考察經過撰寫專文，交由本誌獨家發表，文中介紹日本職業訓練的重點和特色，值得國人深省。文末對我國推行職業訓練的建議，備極精當，值得朝野重視，謹此向中外讀者鄭重推介。

△中國宰相列傳上期刊出鈕先銘教授「管仲的志事與平生」，本期續推出王成聖教授譯註「安邦定國的子產」介紹子產的志業，下期將刊孔子所推崇的前輩政治家晏嬰，敬請讀

者注意。

△旅美學人名作家伍稼青先生，由美國寄來一篇精彩之作「江東才子楊雲史之生平」，是楊雲史的完整傳記，同時也是集名詩人楊雲史生平珍聞軼事之大成。不僅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，而且極富可讀性，確是傳記作品中上乘之選。

△吳國柄博士「英倫留學憶往」在本誌連載以來，極受讀者歡迎。吳博士用純摯坦白真誠簡明的文句寫英倫往事，妙趣橫生，令人讀之捧腹不已；但又使人認識到五十年前英國學校教育早已注重實驗和觀察，教導學生學以致用。更證實了中西觀念風習的不同，中

編者

國人認爲不應該做的事，如男女間的情愛，在英國人則視爲當然，毫無禁忌，在輕鬆幽默中出現了值得重視的大問題。

△省立台中高級農校前校長名教育家唐秉玄先生年前曾有美國之行，承他爲中外雜誌撰寫「旅美瑣憶」，對旅遊期中所見所聞，有生動翔實的描述，值得細讀。

△名記者陳嘉驥先生「郭松齡倒張作霖」，寫軍閥混戰，馮玉祥聯絡郭松齡反張，許多軼聞掌故，內幕祕辛，極有史料價值，彌足珍貴。劉昌博教授「台灣搜神記」續稿未到，高應篤先生「從政閒話」本期因排校不及，續稿延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鑑諒。